

將古典戲曲文學元素注入劇本 本土劇作家為粵劇施再生術

粵劇是香港最受歡迎的傳統藝術形式之一，《帝女花》、《再世紅梅記》、《紫釵記》等經典劇本更早已成為香港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日前由藝發局所舉辦的「文學串流」活動，特別邀請到香港粵劇學者協會會長李少恩、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系主任張群顯與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劉燕萍共同參與「文學x粵劇：粵劇再生術——從本土劇本談起」講座，由粵劇劇本的興起出發，分析經典劇本的文學性，並解讀著名粵劇劇作家唐滌生改編傳統戲劇的特殊手法。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偉



從左至右分別為香港粵劇學者協會會長李少恩、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系主任張群顯與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劉燕萍。

生活在廣東地區，即便是未曾從頭到尾認真看過幾場大戲的年輕人，依舊會對粵劇中的化妝、戲服、唱腔、身段多多少少有些最基本的概念與印象，但哪怕好戲者卻也未必能就粵劇劇本的發展歷程說上一二。可能是因為早期粵劇在創作方面較為即興自由，劇本又鮮有在市面上流通，所以觀眾對劇本的了解度相對較低。在提綱戲的時代，粵劇演出沒有完整的劇本，演員及工作人員只有根據貼於後台的提綱了解不同場次的佈景、排場、音樂和出場順序。演員常常是在提綱的基礎上自行發揮，以既定演出片段「排場」串戲。李少恩指出，哪怕到了20世紀劇本創作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粵劇劇本的參考性仍大於其指導性。

促使粵劇劇本發展的因素

張群顯亦同意李少恩的觀點。他表示，即使如今導演加入了粵劇排演，他們也不會要求演員一成不變跟足劇本指示去演出，表演中會有很多更改和即興的部分。我們幾乎找不到任何一場戲是和劇本裡所描述的一模一樣，每次粵劇演出都有機會偏離劇本，不單只有「新派粵劇」才具有實驗性，每一齣戲都在經歷實驗的過程。

張群顯將影響粵劇編劇的興盛主要因素總結為以下幾點：「第一是戲軌的變化。如果延續提綱戲年代，串連粵劇片段的傳統，把排場像積木一樣堆砌在一起，演出長此以往將缺乏新的構思，因此引發了創作劇本很真實的需求。第二個重要的因素是發音。假如採用官話音，其實有大量傳統戲劇的劇本可以直接挪用，可是若想用粵語發音唱得婉轉動聽，則需要劇作家直接用粵音進行創作。第三，百年前的觀眾、樂師乃至演員，相當一部分都是文盲，當他們的文化水平逐漸提高，開始識字讀書，對粵劇的要求也進一步提升，而最後兩項則分別是文人的參與向古典戲曲取經。」

在以上五方面的推動下，粵劇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展開了與劇



粵劇劇本

本相關的一系列改革。四大天王之一、著名粵劇老倌薛覺先的覺先聲劇團率先要求編劇人員集體研究和創作，先後培養了南海十三郎、馮志芬、麥嘯霞等名劇作家。而與之爭輝的太平劇團在粵劇表演藝術家馬師曾的帶領下更在戲班中首創編劇部。連編劇名家唐滌生起初都在覺先聲粵劇團擔任過抄曲工作，在薛覺先的提攜和馮志芬及南海十三郎的幫助下，開啟其編劇生涯。唐滌生在二十年間，寫下了逾四百部劇本，將粵劇藝術推上了新高峰。

接軌古典貼近當代

以古典文學、小說、元曲、神話文學、粵曲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劉燕萍認為：唐滌生自1954年改編《萬世流芳張玉喬》後，便嘗試從古典戲曲中吸取編劇養分，使粵劇與古典戲曲接軌。但唐滌生的粵劇改編卻並非一味模仿，而是有意識地進行「誤讀」，改動故事情節，令劇中人物個性更為鮮明以增加戲劇衝突，甚至「因人度戲」，結合部分演員特性，為其量身定做適合的角色。

劉燕萍以《帝女花》為例進一步解釋說：「《帝女花》是唐滌生參考清朝戲曲家黃燮清所編寫的經典粵劇。在黃燮清崑曲版本的《帝女花》中，女主人公長平公主在清帝賜婚後，愁腸鬱結而逝，其實更接近史實，長平忠貞冷傲的性格也更接近



《帝女花》中長平公主奉命選婿下嫁太傅之子周世顯。

今日創新 明日經典

講座接近尾聲時，有聽眾提出疑問，為何現今的創作似乎總不及經典。香港粵劇學者協會會長李少恩回應說：「所謂我們今天認可的經典名劇，在過去也經歷過新鮮出爐的階段，其實粵劇改革，我們已經談了百餘年，誰也不能保證自己的作品就一定是上乘的佳作。連唐滌生一生所寫的四百多齣戲，被銘記至今的亦屈指可數，可見編劇也要經過長時間的磨練才能達到一定的藝術高度，只有大量創作，才經得起大浪淘沙。如果今天沒有新作，未來就不會有經典，所以我們要給予新作品開放寬容的空間，嘗試去接受它們，相信粵劇作為我們的文化記憶、文化根源可以不斷求新求變。」



《紫釵記》劇本

『帝女花』——菊花的特質。但由於唐滌生發現白雪仙格外擅演倔強剛烈的女性角色，所以特意強化了長平勇於對抗命運的個性。在戲中，他安排長平公主向皇帝提出三大難題——『不着新朝衣』、『葬開皇陵於皇陵』、『劈開金鎖放弟郎』，雖然是對原著及歷史而言都是「創造性的背叛」，卻大大豐富了粵劇中的文學元素。」

「改編之於戲劇創作的重要性同時在於給予劇本一次貼合時代脈搏的機會。劇作家可以依據時下群眾所關注的問題，再次創作，例如唐滌生就在多個劇本中提升了女性的能力與地位。」張群顯補充道。雖然粵劇的文學性在傑出的編劇家們一步步的努力下逐漸增強，可身為《拜將臺》、《殉情記》及六齣折子戲聯編劇的張群顯，還是呼籲觀眾走進戲棚看戲，而非在家默默欣賞劇本，他說：「戲劇，特別是粵劇劇本有其非自足性。戲劇是綜合程度最高的藝術形式。它既是空間藝術，也是時間藝術，文字無法完全駕馭，如聽覺上的音樂、音效、音響；視覺上的佈景、舞台調度以及舞蹈、雜技。如果劇本變為純文學的創作，我認為對劇作家而言是一種失敗。」



唐滌生手繪《富士山之戀》人物造型設計。

搖滾樂的最後紳士

文：余錦平

搖滾樂的最後紳士

英國搖滾樂隊「披頭四」(Beatles)的御用監製佐治·馬田(George Martin)日前逝世，享年九十歲。悼念大師的文章如排山倒海，首相卡梅倫稱讚他是「音樂巨人」——他獨具慧眼發掘了「披頭四」、他在搖滾樂裡加入了古典音樂元素，提升和豐富了原創，令五十多年前的流行音樂，至今歷久彌新。

一九六二年四位愛好音樂、由利物浦出城來到倫敦的鄉下仔，到處求人替他們出唱片，可惜沒人賞識。這天他們來到倫敦北部Abbey Road的EMI錄音室，倘若今次再落空，惟有返鄉下。接見四男孩的是EMI主管佐治·馬田。他聽完試音後，發覺他們極具流行音樂潛力，決定簽約，並將原來的鼓手換成靈高·史達，「披頭四」就此組成。

馬田和這四人的出身背景相似，同樣生長於貧苦家庭。馬田父親是木匠，全家住在倫敦一間沒有廚房和浴室的兩房單位。少年時他已經喜愛音樂，卻沒錢學音樂。一九四三年二戰期間，馬田參加空軍。退役後入讀音樂學院，學習作曲和樂隊演奏。一九五〇年加入EMI的分公司，五年後升任主管。

馬田和「披頭四」簽約時仍很年輕，僅三十六歲，比四男孩的平均年齡大十五歲，但他像父親一樣諳諳善誘，監製他們的音樂之餘，還教導他們待人接物之道。據說，四男孩從來不

敢在他面前吸煙，只會像頑童一樣躲進廁所吞雲吐霧。二戰參軍對馬田的影響深遠，他處事嚴謹，工作態度認真，約會一定準時；他可能因為穿過軍服，退伍後仍衣衫筆直，穿西裝結頷；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那個嬉皮頹廢的日子裡，馬田雖然活躍於娛樂圈，卻從不吸煙，馬田被譽為「搖滾樂的最後紳士」。「披頭四」對馬田極為敬重。據說，有一次他們去巴黎錄音，臨時失約。馬田衝進他們的酒店房間罵道：「笨蛋！我不理你們來不來錄音，我更擔憂的是你們做人的粗魯無禮態度。」嚴師教導下，「披頭四」茁壯成長。

馬田有學習古典音樂和爵士樂背景，在「披頭四」眾多名曲裡，都出現了馬田「插手」的痕跡。例如，一九六四年約翰·連儂寫《In My Life》時，中間留空了一段給馬田加插樂器演奏。連儂吃完午飯回來，馬田寫好了；他加了一段如撥弦古鋼琴的插曲，令人聯想到巴哈的鋼琴奏樂，優美的搭配如錦上添花。

一九六五年保羅·麥卡尼作了一首名叫《炒雞蛋》(Scrambled Eggs)的慢歌給馬田修



馬田(右二)慧眼賞識「披頭四」。

改。馬田很欣賞其曲調哀怨，他刪除部分後，加插了一些用弦樂四重奏伴奏的古典樂元素。結果，《炒雞蛋》變成了後來著名的樂曲《昨天》(Yesterday)。過去半世紀以來，有逾二千位歌手將《昨天》唱完又唱，成為英國最受歡迎的流行歌。「披頭四」和馬田的合作無間，留下永垂不朽的名曲。除了「披頭四」，馬田還監製其他歌手的作品，選擇紅了他們。在一九六三年的五十二個星期內，涉及馬田「插手」創作的流行歌有三十七個星期佔據排行榜第一位。

新地閱讀寫作比賽 藉書信傳情

香港文匯報訊 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新地)新聞會第三度舉辦兩年一度的「濃情·家書」新地閱讀寫作比賽，鼓勵大眾特別是青少年，以家書形式分享閱讀感受，並藉此向父母、師長及朋友表達情感與關愛，用文字拉近彼此的距離。新地副董事總經理雷霆先生於上月24日的啟動禮上，與出席的比賽評審資深傳媒人文灼非先生及多家協辦機構的代表一起為活動揭開序幕。

2016「濃情·家書」新地閱讀寫作比賽現已展開，作品遞交截止日期為5月31日。參賽者可從大會推介的20本好書中選一本，或自行揀選一本心水書籍，閱讀後以家書形式表達感受。比賽分三個級別，分別為初級(6至12歲)、中級(13至18歲)及公開組(19歲或以上)，各組均有中、英文組，每組設冠、亞、季軍各一名及優異獎五名；另有「真情零距離家書」特別獎，鼓勵與家人分隔兩地三個月或以上的人士多與親人通信。參賽的中、小學更有機會獲得「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江明賢

《新富春山居圖》展山東

新華社電 台灣畫家江明賢創作的42米長畫作《新富春山居圖》將於本月在中國(濰坊)文化藝術展示交易會上亮相。《新富春山居圖》由出生於台中縣的江明賢創作，長卷以春、夏、秋、冬來表現富春江沿岸一年四季的景致，以豐富的色彩反映杭州富春江起自千島湖，貫穿新葉古村、建德大橋等，至錢塘大橋止，以秀麗風光和人文景觀，將富春江的景致巨細無遺地繪出。《富春山居圖》為元代畫家黃公望所繪，被譽為「中國十大傳世名畫」之一。300多年前被焚為兩段，之後分藏海峽兩岸60餘年。據了解，《新富春山居圖》整幅長卷採用豐富的色彩，畫風墨彩淋漓、大氣磅礴，構圖驚險，將兩岸的現代建築、鐵橋、公路，甚至水壩、遊艇及與古代不一樣的漁船等，一一完整呈現。